

补火、逐饮之药皆罔效。许氏明辨病机,认为“莫若燥脾以胜湿”,“一味服苍术,三月而疾除”,许氏把握“脾”、“湿”之因机,动用苍术,连服数年之久而不辍,可见其对苍术之信赖也。

苍术有苦温燥湿作用,历代本草方书多推崇有治湿之功。明·李中梓赞为“湿家要药”,称其气质“芳气辟邪,得天地之正气者欤?”故凡因湿而致之水肿、泄泻、痰饮、着痹等症,非苍术莫属。苍术治湿(无论内湿、外湿),《本草崇原》谓其有运脾之功,脾运则湿去。

笔者学习许氏运用苍术之经验,用治胆汁返流性胃炎15例,取得了明显效果。其中如张××,男,48岁,患胃病多年,两年前经纤维胃镜检查,提示胆汁返流性胃炎。形体瘦弱,精神差,纳少,食后中脘饱胀不舒,每天必呕出酸苦水而后快。大便2~日一解,质反稀薄,舌淡、舌中根见白腻苔,脉濡细。证属脾虚不运,湿困中州,反侮肝胆之气上逆,必“燥脾以渗湿,崇土以填科白”,使湿去则土木和顺,其恙自愈,此非苍术不为功也。方用炒苍术200g,炒白术100g,共研细末,10g,一日3次,开水调服。服后无不适,连服2月,胃镜复查已无胆汁返流现象。又治胃下垂在12cm以上、久治不愈者3例,运用本方2~3个月复查,其中1例下垂6cm,2例位置正常。

江苏省仪征市中医医院(211400) 孙 浩

## 读孙一奎医案札记

孙一奎医案附在其《赤水玄珠》一书中。孙氏为明代新安医学派中极有影响的一位,至今虽已300余年,他的医案仍然为医家所赏识和推崇,如我国已故名中医施今墨、姜春华等都视其为医案之瑰宝。有感诸贤,竟忘固陋,仅步前尘,将其《宜兴医案》、《三吴医案》、《新都医案》,总计398案,浅读了两遍,略有所获。

### 1 滑石疗血瘀

滑石,如今皆知其为“清三焦表里之火、利六腑之涩结”的良药,多用于中暑、积热泄泻、水肿、淋沥、黄疸等。然而在孙氏398案中有血症案约40多例中,都使用了滑石。凡血症即用滑石,这是他对滑石应用的“效外之效,法外之法”。从他使用滑石的血症案中可知,症状不一。有咯血、血淋、血痢、便血、溲血、衄血,也有咳嗽吐血、血瘀的胃脘痛等等。一奎治血症用滑石,恐为今人难理解,我想必定事出有因。以今日之药理学来理解,血走下窍者选用滑石无可非议,若出上窍或瘀血者也使用,倒值得寻味。后读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与张景岳的《本草正》,都提到了滑石有“逐凝血”之功,而一奎恰与两位同处一代,学术见解,彼此必互相影响。今人

学习与研究孙氏医案者众,对其治血症喜用滑石,恐怕各有体会。我分析,一奎治血症用滑石的趋向是化瘀,因为在40案中,有一半还用了桃仁与红花,故一奎用滑石瘀血症中意在化瘀,逐凝血。将滑石应用到血症实属少见,而一奎为今人开示了又一效用。

### 2 辨证用药巧

一奎医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辨证论治的精神最强,组方立法用药巧而细腻。上海已故名医姜春华说,古今医案对他最有启发的要算孙一奎的。读了他的医案后,的确可以使人能体会到,辨证精细、极重脉学、立法组方严谨格局,用药讲究巧施。不少临证思路常使我从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境地解脱出来,如“食已即便”从肺治,即是其例。

《宜兴医案》中有老翁赤白痢案,读来真使人有人胜之感。此翁患痢赤白而又里急后重,他医用清热利湿苦寒治半月,后重不除,饮食渐减,午后发烧呕吐,唇红而面痒,听其声微弱不扬,但一两语,气即不接续,热至丑方退,形神俱弱,两脉俱大无力,右关略滑。一奎断为虚虚实实之候,不足中之有余也。治当补养兼清兼消,缓以治之。孙用四君子汤加白芍、黄连、陈皮、柴胡、山楂,2剂后热渐除,呕吐止,去柴胡,因口渴不止加葛根,6剂而饮食渐进,血亦止,惟白脓不除,改用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白芍、当归、神曲、山楂、泽泻、酒炒黄连、陈皮、滑石,半月神气回而饮食大进,肌肉渐生。本例属老年之噤口痢,以一般常理此病若见身热、脉大、呕吐者,本为危候而预后不测,但孙氏抓住“脾胃乃五脏六腑之仓廩,纳谷者昌,人身之内谷气为宝”的观点,先以开胃,俾饮食进,促使肠内新陈代谢,新糟粕剔出宿秽,而后重除。然后又相其机宜,因食而腹胀痛则略以疏通,若气虚下坠又略以升提。随机而裁宜之策,经月而愈。孙氏此案所用之法,妙在养正徐图。他还以“远交近攻”来形容“开胃理脾治噤口痢”的奥妙。治噤口痢上啜而下泻时,常宗朱丹溪之法,以人参配黄连两味浓煎,细细呷之,上下有病取乎中。

在用药上的工夫更别具特色而令人玩味。如以柴胡解表喜伍紫苏;用柴胡平肝火必用黄连;去中焦痰火擅用黄连与枳实;治肝木侮脾胃之胃痛或腹痛,必取白芍与甘草为君,但喜取生熟各半,他说生芍伐肝,熟芍补脾,生甘草缓肝,熟甘草养脾;他治胃及腹痛之方,生熟白芍、生熟甘草,稍佐梔子与山楂、木香、灵脂与姜、桂等,属偏寒者非常有效,即使非寒时去姜、桂而加黄连,亦效若桴鼓。他治虚寒胃疼出现冷汗如雨者,用小建中汤加醋制罂粟壳更具巧思。治疗妇人催产,他用益元散30g,以苏叶煎汤作药引,意取紫苏安胎,滑石利

窍,此催产方法,为孙氏意裁而定,并未见它书所载。

河北省丰南市中医院(063300) 吕 中

## 龙胆泻肝丸考略

龙胆泻肝丸(汤)为清泻肝胆实火、湿热的著名方剂。自问世以来,历代医家因其功效卓著,沿用至今,长盛不衰。笔者就其方药组成及功用方面,作粗浅考略。

龙胆泻肝丸系由龙胆泻肝汤改变剂型,制成水丸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·一部》(1990年版)规定的标准处方(《药典》方)为:龙胆草 120g,柴胡 120g,黄芩 60g,栀子(炒)60g,泽泻 120g,关木通 60g,车前子(盐炒)60g,当归(酒炒)60g,地黄 120g,甘草(蜜炙)60g。其功用为清肝胆,利湿热,用于肝胆湿热所致头晕目赤,耳鸣耳聩,胁痛口苦,尿赤疼痛,湿热带下,耳肿疼痛等病症。对于龙胆泻肝汤记述最早者,可追溯至 1276 年。李东垣在其《兰室秘藏》中,首创龙胆泻肝汤,以针对“风湿热合于下焦为邪”。其方药组成为:“龙胆草三分、生地黄三分、当归梢三分、柴胡梢一钱、泽泻一钱、车前子五分、木通五分。上锉如麻豆大,都作一服,水三盏,煎至一盏,空心稍热服,便以羹膳压之”。主治阴部时复热痒及臊臭。这与《药典》方相比,缺炙甘草、黄芩、炒栀子,而且各药物间的剂量与煎服法也有差异。

1343 年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在其所著的《卫生宝鉴·卷十二》中亦载有龙胆泻肝汤。方名虽同,组成有别:黄芩、柴胡、生甘草、人参、天门冬、黄连、知母、龙胆草、栀子、麦门冬、五味子。本方共 11 味,与《药典》方相比,只有黄芩、柴胡、龙胆草、栀子 4 味相同,但剂量比例仍有区别。并增加了五味子、知母等 6 味药。罗氏用本方治疗怒则气逆,胆汁上溢,或热盛口苦。书中注明:“此方因焦秀才病口苦,予制此方,用之得效”,可见本方为罗氏拟定,并非承袭前人。这与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,很可能为同名异方。

1602 年王肯堂在《证治准绳》中收录的龙胆泻肝汤比《药典》方只少一味柴胡。各药物间的比例及某些炮制方法,也与《药典》方有所区别。王氏的龙胆泻肝汤主要用于“肝经湿热,两胁肿痛,或腹中疼痛,或小便涩滞等症”,这与当今的应用范围,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1628 年汪昂在《医方集解》收集的龙胆泻肝汤,与《药典》方,在药物组成上完全一致,但未注明剂量,并且某些药物的炮制亦与今不同。汪昂也发现了龙胆泻肝汤存在同名异方的问题,他提出:“东垣无黄芩、栀子、甘草,亦名龙胆泻肝汤,治前阴热痒臊臭。一方除当归、生地、木通、泽泻、车前,加人参、五味、天冬、麦冬、黄连、知母,亦名龙胆泻肝汤。治筋痿挛急,口苦瓜枯,

亦治前证”。可见此时至少有三个龙胆泻肝汤了。

1641 年秦景明《症因脉治》载有的龙胆泻肝汤,包括连翘、黄芩、柴胡、生甘草、人参、黄连、知母、龙胆草、栀子、麦门冬。这虽然与《药典》方相距较大,但与《卫生宝鉴》所载,只少天门冬、五味子,而多连翘一味。1694 年吴仪洛在《成方切用》中,承袭了《医方集解》之说,在药物组成,加工炮制,功效应用等方面,与之完全相同。两书均在方名之后,标有《局方》字样,以示其出处。笔者曾查找《局方》,未见龙胆泻肝汤之条目。

1742 年吴谦等编著的《医宗金鉴》中,载有两个龙胆泻肝汤。其中《妇科心法要诀》记载的药物组成为:“生地二钱、木通一钱五分、车前子一钱五分、泽泻二钱、黄芩二钱、当归二钱、黑栀子仁一钱、龙胆草一钱、生甘草五分、灯草一团,水煎服”。这与当今的《药典》方相比,少柴胡,多灯草。后世认为龙胆泻肝丸(汤)出自《医宗金鉴》者,多本乎此。其方即导赤散(生地、木通、甘草)再加车前子、泽泻、黄芩、当归、黑栀子、龙胆草也”。由此可见,吴谦等认为本方胎孕于导赤散,而于此前的其他龙胆泻肝汤,却只字未提。吴氏用之治疗肝、心二经火盛、湿热下注所致的阴痒、阴挺、阴户肿痛、肢体倦怠、小便淋漓赤数等病症。这与当今的应用范围,基本上相同。《外科心法要诀》另有一龙胆泻肝汤。其组成为:“龙胆草一钱,连翘(去心)一钱,生地一钱,泽泻一钱,车前子五分,木通五分,黄芩五分,黄连五分,当归五分,栀子(生研)五分,生甘草五分,生大黄(便秘加之)二钱”。这较《药典》,少柴胡,多黄连、连翘、生大黄,加强了清热燥湿、解毒消肿之功,故用于肝心风火之缠腰火丹。由是观之,《医宗金鉴》中虽有两个不同的龙胆泻肝汤,但均可治疗肝、心二经火盛,或风火、或湿热下注,这与当今认为本方治疗肝胆实火、湿热的提法有所区别。

1773 年沈金鳌《杂病源流犀烛》所载的龙胆泻肝汤则为:龙胆草、柴胡、青皮、栀子、大黄、白芍、木通、连翘、黄连、滑石各等分,水煎服。这与《药典》方相比,多青皮、大黄、白芍、连翘、黄连、滑石等 6 味,但又少黄芩、车前子、泽泻、甘草、当归、生地等 6 味,可谓相差甚远,但其主治仍为湿热疮疡、妇人阴挺、小溲赤涩等,与当今相距不远。至于龙胆泻肝丸,虽源于龙胆泻肝汤改变剂型而来,但古代医书很少使用。龙胆泻肝丸的最早使用年代应在清代以后。

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(100053) 苑景春

更正:本刊 1994 年 12 期 742 页短篇报道第 3 作者应为“张书芳”。